



玲的画像

著甫文蔡

行印社版出物文界世 ●

• 像畫的玲玲 •

著 甫 文 蔡

行印社版出物文界世

版 權 所 有 · 請 勿 翻 印

世界文叢①⑥

玲玲的畫像

每冊實價十八元

著 作：蔡 文 甫

封 面：趙 柏 巖

出版者：世界文物出版社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二七巷五號

總經銷：世界文物供應社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二七巷五號

郵政撥匯：三五五五號

電 話：三二一二九一號

印刷者：大進印刷有限公司

北市汕頭街二三巷四四弄六二號

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九月出版

內政部出版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三〇七號



■不平行的四邊形……………七

■沙灘上竹屋……………四三

■四男三女……………五九



■ 玲玲的畫像	一一七
---------------	-----

■ 出巢記	一七五
-------------	-----

不平行的四邊形

一

昌明文具行的霓虹市招，紅綠色電流相互追逐艷麗的光輝，在玻璃櫃臺閃爍，映射在名牌鋼筆、原子筆上，彷彿增鍍了一層晶亮的釉彩。

鄭國雄弓腰俯伏於櫃臺內辦公桌旁，推開漿糊瓶、打印臺、煙灰缸以及散亂的報紙，從抽屜內拖出厚厚的賬簿，抓起算盤，指尖翻飛著光滑的珠兒，一遍又一遍結算流水賬，似乎時光停滯在某一點上，絲毫沒有向前移動。

第四次豎起算盤，把扁圓的算珠傾滑在一邊，再用食指划開，準備重算時，他對每次所獲得的數目不同，突然從心底升起一股煩躁的逆流，真想舉起算盤，用力擗在堅硬的磨石子

地上，去消除心中積悶。

他是不必算這零星細賬的，可以交給弟弟國富去算，也可以等素美回來。現在他只是暫時照顧店面，大可以抽煙、看晚報；如果有顧客進門，三言兩語就能完成交易，又可以抽煙、看報，欣賞街頭的形形色色。

鄭國雄霍地站起，推開惹人心煩的算盤，也推開要攢算盤的那股衝動；摸着桌內的煙盒，才知道煙已吸完，順手把煙盒捏成一團，用力拋進桌腿旁方形藍色塑膠桶內，大聲叫：

「素美，素美！」

聽到屋內有自己粗濁的嗓音，才猛吃一驚。喊素美去買香煙？

白素美早就說過，要去美容院洗頭、燙髮。今兒晚上，她接受胡明禮的邀請，參加一個生日舞會。素美不想去，是他用種種理由說服、勸慰，才勉強同意去化妝、修飾，怎麼現在又喊素美！

很久以前，素美就提議不用算盤，買一部電子計算機，他本想接受這意見；但素美的姊姊素英（也就是他太太），堅決反對。文具店的生意不大，沒有多少賬好算，而且這是兄弟姊妹的家庭商店，金錢的出入和盈虧，毋需斤斤計較，何必花大錢買計算機。

反對的理由充份而具體，購置計算機的計劃擱淺。他平素不用結賬，全是白家姊妹的工作；可是現在素英分娩住院，而素美又要赴約，他抓起算盤，才覺得厭煩。

鄭國雄雙肘撐臺面玻璃，愣愣注視門外。天空的雲層很低，星光月色全被遮蓋；行人和車輛，都懶散地向不同的目標爬行；似乎沒有一個人瞥見霓虹燈的「昌明」，更沒有人看到他僵僵在店堂內，而他卻無休止地等待、等待、再等待。

等待什麼呢？顧客，還是白素美？

素英反對他吸煙，更反對素美為姊夫買煙。可是今兒素英生了一個女孩，住在產房內，無法反對。

不必讓素美去買煙，如果她回來，照顧店面，他自己可以到街角那家小店，也可以走得更遠一點，那香煙店的女孩，笑起來有一對淺淺的酒渦。

如果她回來……如果素美回來，怎麼辦？

他該勸素美，立刻赴胡明禮的約；頂多留五分鐘，讓自己有買包香煙的時間。

不錯，今晚該去醫院看素英，還有一家公司的生意，需要在此刻去接洽；但這些不能對素美講。那只有等弟弟國富回來再說。如素美知道他如此忙碌，更要推諉不肯出門。胡明禮的長相不錯，忠厚老實，又有經濟基礎，素美不喜歡他，確是個怪女孩，有時間，該好好的警告她、勸解她。

但令他驚異的是，素美踏進店門便說：「今天我不想參加什麼鬼舞會了！」

「怎麼突然變卦？」

「我在街上遇見同學何麗芝——」

「她勸妳不要去！」

「剛和你說的相反。」素美轉了一個身，似乎在賭很大的氣。「就是因爲她要去，所以我才不願意參加！」

是多麼孩子氣的說法。這想念在腦中迅速通過，他的目光飄向站在櫃臺外的素美，突然他發現素美已不是孩子，和三年之前的素美完全不同。

那時，她十五歲，剛從鄉間來這兒讀高一；四肢又黑又瘦，酷似烏骨雞的腳爪，可是城市裏的陽光、空氣，對她像特別垂青。轉眼間就變了，身材又直又挺，彷彿是朝露中一株解語花，人人讚賞她的身材健美，儀態大方；而他這做姊夫的，始終把她看做孩子，沒有給她大人應有的禮遇。然而，此刻的素美，經過人工修飾，挺立在面前，畫黑的眼圈中兩粒瞳仁，似乎對他訴說着千言萬語。她的四週有躍動的音符在旋繞、翱翔。素美的肢體似也跟着躍動、櫃臺、帳桌、房屋……都跟着旋轉、躍動。鄭國雄有暈旋的感覺，彷彿要抓住點什麼，才能使身體獲得平衡。

是的，他現在緊緊撐住玻璃櫃臺，不會跌倒，事實上他除了對素美的長大、成熟，有驚訝的發現外，更對自己突起的不平衡感覺，有十二分的駭異。天天和素美相處，在把她介紹給胡明禮後，胡明禮一直對她傾心；而國富早已向哥哥暗示，鄭家少不了她——如果不是

素美長得漂亮，那會人人喜歡她，追求她，圍繞在她身旁。

他吸了一口氣，然後徐徐吐出，再用責怪的語氣說：「舞會裏一定有很多人，爲什麼何靈芝參加，妳就不要去？」

「有很多人在場，多一個我，少一個我，有什麼要緊。」

「每人的舞伴不一樣，妳是胡明禮邀請的——」

素美打斷姊夫的話。「天曉得，誰願意做他的舞伴！」

「他的舞技不好？」

「那與舞技無關。」素美順着甬道向後走，走了幾步，又回轉身問：「我不和他交往，真與你的前途有關？」

素美高跟鞋的橐橐聲，一直向後訴說下去，似乎含有輕視、責怪、埋怨……等等意味。

鄭國雄俯伏在櫃臺上的腰桿，彷彿已無法撐直。素美怎會有這想法？胡明禮雖然是他的處長；但他憑學識能力，由科員幹到科長，從沒有特別巴結上司；而是上級賞識他、器重他，才升到這樣職位。近來副處長出缺，有不少人活動；但他從來沒有打聽過，更沒有費神去思索、鑽營，而介紹素美和胡明禮認識，是在這職務出缺之前很久、很久的事，素美爲什麼要把這件事扯在一起，那麼他的一番善意，不但被這誤會抵消，反而在情感上增加「赤字」，真是從何說起。

他必須向素美說明白。

素美的房門關得很緊，但可以聽到嚶嚶啜泣聲——似乎在用哭泣提出抗議，或是代替說明自己的委屈。

一邊用手指的骨節敲門，一邊大聲喊：「素美，素美！」

房內的聲響只是停了一下，隨即爆發更高的哽咽聲與啼哭聲。

這樣僵持下去，門是不會打開的；不得不改變策略。他說：「素美，我告訴妳，我也不願意妳和胡明禮認識、交往——」

哭泣聲突地停住（由此證明，素美仍在傾聽），還帶着哭泣埋怨：「可是，是你一手拉攏的。」

「妳應該想得到，那是妳姐姐的主意。」

門倏地打開一條縫，露出素美的淚臉，她驚訝地問：「你真不願意我和胡明禮在一起？」

「我一直不明白你的心意。」素美的面龐現出光輝。語調中帶着撒嬌的味道。「你告訴我，爲什麼嘛？」

爲了弟弟的願望。國富想盡方法向哥哥表示：素美長得漂亮、性情溫柔，會應付顧客，做事又快又好，昌明文具行離不了她。

哥哥也同意弟弟的看法；但是素美的學業告一段落，必然要就業。昌明文具行不能永遠留住素美當學徒。

弟弟說：「我們該想出更好的辦法。」

「你是說，提高待遇？」國雄不同意弟弟的見解。「年輕的女孩子，富於幻想，要向遠處飛；我們這兒多加幾個錢，是無法滿足素美的願望的。」

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哥哥是誤會了。」國富頓足搖頭。「使她變成我們家一份子，她還飛得了？」

鄭國雄仔細審視弟弟的態度，非常嚴肅而認真；而且面孔的表情凝重，像是經過極大的掙扎，才勉強說出口的。

既然弟弟說得這樣明顯，沒有絲毫含糊，做哥哥的不能再裝痴裝呆了。「那末，你要努力加油啊！」

「我加油有什麼用！」弟弟不滿地責問：「你把她介紹給有錢有地位的老頭子，我還有什麼希望！」

弟弟像在會場中發表了謬論，隨時退席的會員，立刻轉身離開，不聽他的解釋或說明。是的，早就應該有這樣的看法和想法。弟弟經常和素美二人在一起，態度忽冷忽熱，聲調或高或低的喁喁對談。他走近他們，談話便自然中斷。他以爲這是偶然如此，或是年輕人

討論的學業方面、娛樂方面的問題，不願讓他參與。但日子久了，也懷疑到弟弟和素美在感情方面，有些進展；但被素英全部否決了。

素英有資格否決這樣的揣測。因為她問過素美，素美表示不喜歡國富，他們除了親戚這份情誼外，私人感情沒絲毫增加；所以他才接受素英的支使，介紹胡明禮給素美認識。

但這些原委，彎彎曲曲的事實，能對此刻賭氣的素美說明，素美怎會接受如此解釋。

「我覺得，我覺得……」姊夫結結巴巴說不出口，實在想不出更好的理由搪塞，覺得她應該和國富多交往，彼此多了解。國富讀完大學，在社會服務不久，沒有壞的習氣；而且很有朝氣，力求上進，是女孩子追求的理想對象。但這些話由素英說出口，就自然中肯，他沒有資格向素美說教。

「我覺得妳還年輕，」鄭國雄改口慢慢地說：「該由妳自己選擇喜歡的……」

「真的！」素美踏出門，抬頭注視他的一對眼睛。「你真是這樣想？」

「我爲什麼要騙妳！」

她緊貼着他胸前逼着問：「你是說，我可以不要去參加舞會了！」

鄭國雄又覺得她是一個孩子了，真想用雙手抱住頭顱，以兩隻大姆指擦乾她眼角和腮旁的淚珠；但她高大結實，是不折不扣的大人，頂多此刻是要小孩子脾氣。必須好好安慰、勸說。